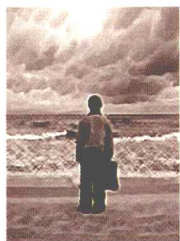


• 小人物的故事 •

Avare Yıllar

流浪的岁月

[土耳其] 奥尔汗·凯马尔 著
汤剑昆 译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才工程资助项目



流浪的岁月

[土耳其] 奥尔汗·凯马尔 著
汤剑昆 译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浪的岁月 / (土耳其)凯马尔著; 汤剑昆译. — 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1.6
(小人物的故事系列)
ISBN 978-7-5078-3352-2

I. ①流… II. ①凯… ②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土耳其—现代 IV. ①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2256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0-7214号

流浪的岁月

著者	[土耳其] 奥尔汗·凯马尔 (Orhan Kemal)
译者	汤剑昆
责任编辑	张祥平 李 卉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社 址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80千字
印 张	5 875
版 次	2011年6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1年6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352-2 / I · 297
定 价	15 00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(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作者简介

奥尔汗·凯马尔，土耳其著名作家。真名迈哈迈德·拉希特·厄于特居，1914年9月15日出生于土耳其东南部阿达纳省杰伊汉县。其父阿卜杜卡迪尔·凯马利曾是土耳其第一届大国民议会议员，出任过司法部长，曾在阿达纳创立人民共和党，后因该党遭取缔举家移居贝鲁特。奥尔汗·凯马尔也因此被迫中断了初中最后一年的学业。1932年回到土耳其之后，曾在轧花场当过搬运工、机工和仓库保管员。1938年在服兵役期间因触犯土耳其《刑法》被判5年监禁。1940年在狱中与土耳其著名左翼诗人纳齐姆·希克梅特的相识与相交，成了他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1943年出狱并于1951年定居伊斯坦布尔，从此以写作为生。1966年再次被捕，遭到35天的监禁。1968年被判无罪。两年之后，应邀前往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并卒于此。

奥尔汗·凯马尔的文学创作生涯始于诗歌，后在纳齐

姆·希克梅特的影响之下，开始写作散文，之后又开始故事、剧本和小说的创作。他是一位丰产的作家，在土耳其国内屡获大奖，并于1967年获安卡拉艺术爱好者协会最佳剧作家奖，其多部作品被搬上了话剧舞台。在他去世后，其家人于1972年设立一年一度的“奥尔汗·凯马尔小说奖”。

其作品以反映土耳其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，尤其是农村生活为主，代表作有《父亲的家园》、《流浪的岁月》、《杰米莱》、《在富饶的土地上》、《穆尔塔扎》、《第72号牢房》、《红色的耳环与巴比伦塔》、《头等大事是面包》等。

序

我是在阿达纳的一个咖啡馆里结识“小人物”的，那纯属偶然。当时，他正双手捧着胡子拉碴的脸想着心事。他有着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和一头卷曲的金发。我们彼此打量了许久，然后他走了过来，说是把我当成了他的某个熟人。而我知道，他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能给我们之间打开一扇交谈的门。

我们立刻就热络起来了。

至于他把自己的故事细细道来，是在我们相识很久之后，因为我的再三坚持。我对他说，你应该把这些写下来。他笑了，说：“你想写就写吧。”我根据他激情的讲述所记录的笔记有很多。也许在完成第一部之后，还有第二部、第三部、第四部……

你是问他现在在哪儿？

谁知道呢？也许是在伊兹密尔，也许是在伊斯坦布尔，也许是在凡城……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还在继续着“小人物们”所特有的那种艰辛的生活。

奥·凯

尤吉和他叔叔的女儿结婚以后，结束了糠麸店的买卖。我们的社区球队也随之宣告解散。我和加齐一起转到另外一个俱乐部，当然也包括哈桑·侯赛因。

我擅长罚球，加齐擅长头球。除了足球和它的技战术，我们不关心任何事情。只有哈桑·侯赛因，虽然夹克衫的袖口都破了，但是为了有一天能成为会计，过吃肉排的生活，没有完全放弃读书。

我们经常光顾克里特岛人的咖啡馆。

咖啡馆位于一棵很粗的桉树下，仿佛一个开了很多窗户的大火柴盒。它离城中心很远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厌倦城市喧嚣的一帮老爷们，会搬把椅子坐在桉树下陷入沉思。

咖啡馆老板年纪比我们大很多，是个很幽默的克里特岛人，操着一口支离破碎的土耳其语，向流浪者兜售大麻。

每天早上我们从家假装去学校。怀里捧着书，头戴黄线条的无沿小便帽，直奔克里特岛人的咖啡馆。一般是我在十字路口等加齐和哈桑·侯赛因。如果他俩来得比我早，就会问我迟到的原因，互相斗嘴，然后又恢复嘻嘻哈哈

哈。一路上我们向小狗扔石头，盯着出租车在柏油马路上像油一样滑来滑去，走到克里特岛人咖啡馆。很多时候，咖啡馆老板还在床上打呼噜。为了不吵醒他，我们悄悄溜进去，生炉子，泡茶，从隔壁食品店买来核桃仁馅的热面包。咖啡馆老板醒来，发现一切都准备妥当。

“你们好！”他说，“你们好，我的朋友们！”

有时也会说个爆炸性的消息。比如：

“我正要躺下，”他说，“来了一辆车，下来四五个男人和女人，她们进去，然后车走了，他们和她们待在一起……”

我们顿时激动起来：啊，他们万一是说亲的呢！那老头要是答应了呢？

我们和对面小麦地一座红瓦房子里的女孩子们相爱了。咖啡馆老板喜欢三个中最大的一个。中间一个是我的，最小一个是加齐的。哈桑·侯赛因没有。因为哈桑·侯赛因对路边的野花不感兴趣。他的女人要么必须很富有，要么必须出身贵族。

虽然不肯随便找普通女孩儿，而且连个临时的女朋友也没有，哈桑·侯赛因还是和我们一起逃学。把那些调戏我们的女孩儿的人打得满地找牙，他比我俩更凶狠。在那些寒冷的夜晚，我们要在老梧桐树下等女孩子们几个小

时。他也陪着我们。从来不说“关我什么事？我是你们爸爸的仆人么？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”这样的话。我们在树下，淹没在阴冷的黑暗里，完全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，而他，就在20米外的橙子树林里，来回踱步，抽着烟，时不时取下沾满眼屎的玻璃眼珠子，用手绢擦一擦，然后又戴回去，偶尔声嘶力竭地咳嗽。一天，我的女孩说：

“他真是好耐心啊！”

“他在等我们么？”

“一方面是等我们，一方面……没找到恋爱的人……”

梧桐树下我们用火柴给女孩子们递暗号，又小心翼翼地拿回她们借着油灯从门厅递出的回复。有时候必须等很长时间。凛冽的寒风吹过干枯的树枝，夜晚阴冷潮湿，天空电闪雷鸣……过了很久，黑暗里冒出几个瑟瑟发抖的白色影子。我的女孩儿激动地用她冻僵的手一把抓起我的手放在自己胸口。

“你摸摸，”她说，“跳得多厉害啊！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，就是因为你！”

另一边：

“希望能体会我们的好……”她低声说。她们好不容易把老父亲哄睡着了，然后又骗妈妈去邻居家……下楼梯的时候万一踩到那只黑猫，一声尖叫。老头儿从床上惊

醒，那整个计划就泡汤了……

我们各自拉着女孩子们的手，沿着湿滑的路面往前走，渐渐消失在不同方向，哈桑·侯赛因一边抽着烟，一边嘶哑地咳嗽。

一天，我们结识了一个新朋友。浓眉大眼，消瘦的脸庞略微发白，说起笑话来可以让人笑得躺到地上，下塔弗拉棋^①能赢我们所有的人。他在伊斯坦布尔当勤务兵，叫纳吉普，很快就要退伍了。他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伊斯坦布尔，以至于孩童时期脑海里所有关于伊斯坦布尔的宏伟形象又鲜活起来。我们生长的城市，顿时失去光泽。

“……在这里，”他说，“你们只能一事无成。来吧，到城里看看！我们那儿的烟厂有个叫阿里的辛诺普人。刚开始，足球还没你们踢得好。现在，这小子在费内巴切踢左前锋！”

一天，加齐说：

“兄弟们，去么？啊？”

“那女孩们怎么办？”

① 塔弗拉棋：十五子跳棋游戏。双方各有十五个棋子，投骰决定行棋格数的游戏。

“得了吧……在伊斯坦布尔有最好的情人。”

“那学校呢？”

“你说韭菜？”

“不，我说竹笋……”

加齐挠额头。

“干嘛挠头？”

“好像你去学校似的……”

“嗯，路费呢？”

“路费……好吧，算你有理。从梅尔新买张甲板票总行了吧……”

“路上吃什么？从伊斯坦布尔下了船，我们住哪里？拿什么填饱肚子？”

“等等，”加齐说，“我们可以去找瑞夏德和阿赫迈德。让他们教我们纺织，我们工作挣钱。存了钱然后……”

“然后我们出发。在伊斯坦布尔也可以干纺织。万一不行……”

“万一不行，有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不就得了……”

“当然，有什么做什么。哈桑·侯赛因可能会不屑一顾，但是……”

“别管哈桑·侯赛因了。还记得纳吉普说什么了么？在烟厂工作的辛诺普人阿里，啊？也许我们也有天赋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……如果在一个好教练的手上……可是，我们真的不告诉哈桑·侯赛因么……万一有天，我们去了费内巴切，甚至国家队呢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？完全有可能……”

我们的话题只剩下伊斯坦布尔了。

我们决定去工厂。

一天，我们把去伊斯坦布尔的决定告诉了女孩子们。我们说了很多，以至于比我们小三、四岁的姑娘们和我们一样兴奋。我们一起去，工作赚钱，逛街，看电影。等有了孩子，好好抚养他们长大，让他们上学，教他们做人。当然，有一天等我们老了……到死我们也要在一起，在一间屋子里，互相依偎……加齐的女朋友鼓起了掌：

“天哪，多好啊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！”

我的那个提议说：

“事不宜迟，赶快出发吧。”

现在，已经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。

第二天，我们找到了纺织工人瑞夏德和阿赫迈德。瑞夏德和阿赫迈德是两兄弟，皮肤很白。我们是在尤吉的糠麸店里认识的。他们也是足球迷。他们在纺织厂里工作。每次来都显得很疲倦，一身棉絮，不过很快就投入到比赛里面了。在工厂门口看见我们的时候，他俩吃了一惊。知

道我们要当工人，阿赫迈德说：

“什么？学纺织？”

他看了看瑞夏德。

“是的，”我们回答。

“你们想学纺织？”

“有什么好惊讶的？只有你们能学纺织么？”

两人笑了。瑞夏德冲着他哥哥说：

“知道么，他们把纺织当成踢球了……”

阿赫迈德说：

“这样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手。”

我们把手伸了出来。

“哎，孩子们，哎呀呀……多么柔软的手……你看我的……”

他的手坚硬，布满老茧。加齐说：

“靠家里太丢脸了，你说吧现在，教或者是不教？”

“我们要学会去教，”阿赫迈德说，“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什么？”

“你们一个周都坚持不下来！”

他们保证给我们介绍师傅以后，送我们到工人社区的路口。

没过多久，哈桑·侯赛因就知道了。他很生气，把我

拉到一边。

“你，”他说，“你和他不一样！这种事情不适合你！”

“不适合我？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爸爸……”

加齐丝毫不知道这边对他的议论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嘴里叼着烟，一边向一个砾石堆做射门动作。

第二天一早太阳还没有升起，我悄悄地出了门。外套搭在肩膀上，嘴里叼着烟……像一个老纺织工人一样划火柴，又像一个老纺织工一样点燃了香烟，然后像一个纵情声色的老纺织工人一样向天空吐出一口烟。

加齐在门口等着。他的外套和我的一样，搭在肩膀上。

“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
“挺好的，”他说。

他爸爸貌似在窗户边，正看着我们。

“太好了，”他说，“看到了么……读书没读出来的人应有的下场！”

拐过街角，加齐咒骂了一顿读书人以后，说：

“给我一支烟！”

点着了烟，我们两个走上满怀喜悦，充满希望的街道。男人女人小孩组成浩瀚的工人大军重重踩在石板路上。我们也汇入他们之中。

走进嘈杂的纺织车间，我顿时感到头晕目眩。这里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飞速旋转。尘土飞扬，尤其是各种噪音混杂在一起震耳欲聋。车间充满粉浆味的空气里飘满了棉

絮。阿赫迈德一边拽着我的胳膊往后退了几步，一边笑了起来。我觉得工人们站在机器边上都吃惊地看着我们。和瑞夏德与阿赫迈德一样，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。贝伊鲁特的哈杰瑞伊印刷厂里，我也这样……

站在我身边的阿赫迈德负责两台机器。他一直在笑，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偶尔，他麻利地揪出两个线头，打上一个漂亮的结，然后转过来接着看我。突然我说：

“看什么呢，你？”

“没看什么，”他说。

“真的，快说看什么呢？”

“我在想安拉的事情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有必要么？”

“哎，为什么会这样。那么一个爸爸的儿子，到这来了，站在我这样一个人的边上……”

放在过去这是绝对不会去想的事情。

“餐厅服务员我都做过，小子。而且很高兴，和玩儿似的。放下你的偏见吧。你我都一样，是安拉的仆人。我可不是丫头养的！”

他，虽然如此仍然摇摇头，有的人永远也不能领悟安拉的意思。

“我们叫他梭子，”他指着一个小鱼雷，一端尖的发

亮，铁制的，黄色，铁质的机床部分说。

“梭子空了。从这里打开，取下空线轴，然后装上新的，关上，它就出线了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个叫离合杆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这些叫线力。这些叫手织机框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但是，粉浆，棉絮，噪音……伊斯坦布尔和其他的事情早已经忘到脑后。我不停地咳嗽。

“这就是工厂的世界！”阿赫迈德说，“我和我的兄弟就不停地在吃这些灰尘。到现在，我们的肺里早结满了网子……”

我们来到厕所过道里，点了支烟。我的耳朵嗡嗡响。过道墙上写满了粉笔字，“上院”，“迪那摩·萨利赫”，“咔嚓”，“波斯纳科·贝克尔”等等。那边上厕所的人不断经过……

“厕所门为什么只到腰这里？”我问。

阿赫迈德说：

“防止有人在里面走神儿。厕所管理员很容易能发现。”

“在厕所里面走神儿？”